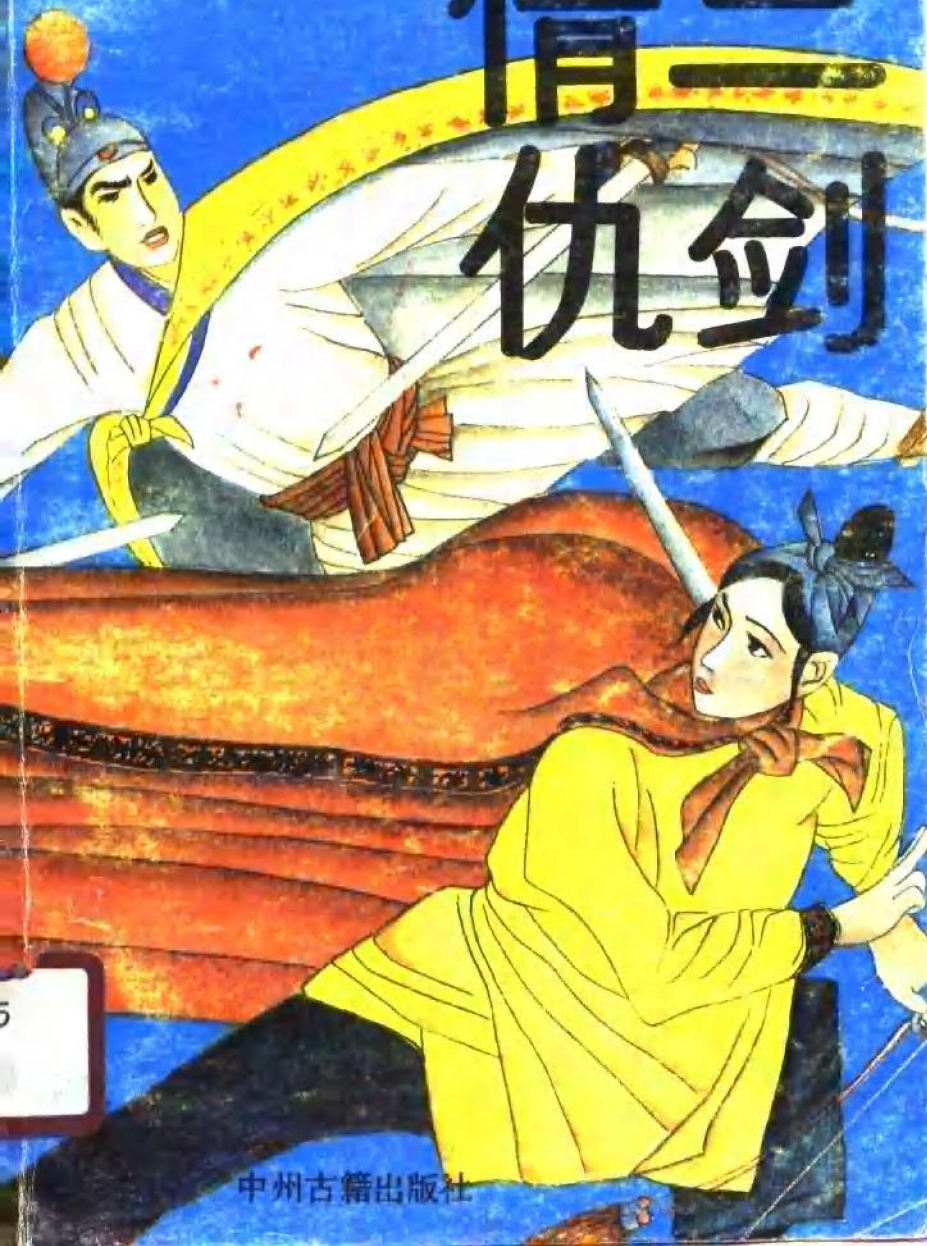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三 情 仇 劍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### 三 剑 情 仇

顾 聆 森

---

责任编辑：许 言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625印张 173千字

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00册

---

ISBN 7—5348—0303—9/I·146 定价：3.20元

# 1

从河南祥符到湖北襄阳，方俊跋涉数千里，终于敲开了裘府的大门。

方俊的突然到来，使裘天相沉浸在一种难言的愁绪中。他闭着眼睛，看上去象在静坐养身。但碧环知道，他又在绞着脑汁。

“老爷！”碧环小声地叫了他一声，为他端来了参汤。

“喔！”裘天相慢慢抬起眼来，“方公子的房间收拾好了么？”

“收拾过了。”

“洗过澡了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稍稍沉吟了一下，“你先侍候他洗澡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有，”他看着她鲜红好看的嘴唇，眼睛忽然闪亮了起来，伸手在她嫩朴朴的脸上轻轻拧了两把，“晚膳摆在他房里，由你陪酒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自然，今夜你得好好侍候他，陪他睡觉！他是我的贵客，绝不许怠慢！”

碧环慌乱地退出来。先到厨房，向厨师们传了老爷的话。自己又顺便提了一桶热水到澡间，把洗澡用的木盆灌满。看着那腾腾上冒的热气，不觉愣愣地出了一会神。

她十岁被卖到裘府，侍候老太爷——御史裘盛。裘御史死后，又侍候老爷裘天相。她一天天的长大，老爷对她一天天荒唐起来。这也罢了，怎么今天又要她给客人陪酒、侍夜？一串清亮的泪水在她秀丽白晰的脸颊上缓缓淌了下来。

她蓦然清醒，想起了自己的职责。赶忙抹了抹泪痕，又试着赶走脸上残留的哀容，款步到了方公子的房外，扣动了门环。

门开了，当碧环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遇时，他略略地闪避了一下，但在他的双唇上浮现了一个淡淡的、礼貌的微笑。这个笑态，使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而同时，她也看到一阵强烈的惊疑在方公子面部瞬间即逝。

“姐姐是……”

“我是碧环，洗澡水已经打好，请方公子入浴。”她竭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而悦耳。

“有劳姐姐！”

她跟着他进了澡间。

“姐姐请自便！”

“公子不要我给你搓背么？”

方俊立即红了脸：

“这个，我自己来吧！”

碧环不由一阵感动：

“可是，老爷之命，我不敢违背。”

为了碧环不致受责，方俊不得不穿了裤衩泡在热水里。碧环脱了外罩，只穿着一套紧身内衣，浑身的圆凸部分只紧裹着一层薄绸，显得分外饱满耀眼。碧环替方俊全身擦遍檀皂后，开始用素手为他搓洗起来。蓦地，方俊右耳垂上一块清晰的红斑跳进了她的眼帘，她上下一震，双手失控地哆嗦起来。

“公子是从河南来到襄阳的？”她嗫嚅地问。

“正是。”方俊闭着眼睛答道，一边搜寻着陈旧的记忆。他们虽然初次见面，但她的面庞和身影确实酷似一个什么人！

“公子住河南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祥符县，太平庄。”

肥皂忽然从碧环手中滑落。

“你母亲是陈翠娥！”

方俊惊异地睁开了眼，而她连珠炮也似地发问起来：

“你二母姓毕？三母是采蘋？你弟弟是方侗，他可还活着？还有妹妹飞凤呢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不，你先告诉我。”她眼里涨满了泪水。

就有那酸楚的悸痛立即从方俊阴郁的眼里涌将出来。

“十年前，家父方卿因遭人陷害，抄家问斩。二母、三母经受不了这样大的变故，相继去世了。”

碧环痛苦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那弟弟、妹妹还好吧？”

“当初，母亲不得不苦守太平庄坟堂，弟妹暂为白莲寺静芳师太收养。后来白莲寺遭了火灾，相传都被烧死了。时隔十年才知道，当时弟妹有幸被镇江金山寺樊丰长老收为徒弟，带到江南练习武艺。如今学业已成，出师回家了！”

碧环听罢，淡淡一笑。方俊感到她把一种深的兴奋掩藏着。

碧环挣扎着站起来，替方俊擦干身上的水迹。然后背过脸，让他穿上衣裤。方俊怀揣着重重的迷茫，默默地跟着她回到房间。在那里，一桌丰盛的晚餐已经摆整齐了。

碧环替他斟上一盅血一样红的葡萄酿。

“姐姐，你让我坠入五里雾中了。你怎么会这样详细地知道我家里的事情？你，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

她的悲哀忽地在脸上凝固。

“我姓毕。”她终于说。

方俊几乎跳了起来：

“你莫不是我二母家的人吧？”

“公子的二母是我的姑妈！”

“你原是我的表姐毕玉虹？你……你又怎么沦落在此的？”

方俊立即觉得自己问得多余了。当初，方、毕、陈三大

家族，一枯俱枯。毕家似乎更惨，兵部尚书毕云显被斩后，子女均被官卖，无一幸免。

“表姐也是尚书的千金，却为我方俊搓起背来了，叫人好不惶恐！……”

“表弟，”碧环惨然道，“如今说这些话也没有用的了。”

“那么表弟毕波呢？如今又在哪里？”方俊感到自己的声音很陌生，而且微微发颤。玉虹的弟弟毕波和他是同年。幼时，他们常在一起，好以吟诗作联为游戏，每每警句迭出，妙语横生，曾使多少饱学儒子为之折服，一时被誉为神童。因为方俊的右耳垂上生着一块红斑，恰恰毕波左耳的同样部位也有一块，被世人认作是“神童斑”。于是“左神童”、“右神童”，一时名噪中州。想到这黄金的年华，方俊总感到热血翻腾。时不时勾起他对于日后功成名就的憧憬。此时，他提起碧环的爱弟时，她眼圈红了。

“也不知道他被卖到了什么地方。十年来音讯全无，看来是凶多吉少的了！”

方俊悲哀地望着她，心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笼罩住了。他不得不换了个话题：

“裘家待表姐好么？”

碧环扭过了脸，不愿方俊看她伤心地淌泪。

这便是一种无声的语言，明白地透露了她目前在裘府的全部处境。于是方俊宽慰她道：

“表姐不必过度伤心，愚弟一定为你赎身，然后咱们一

起回到河南去！”

碧环望了一眼他的褴褛的衣衫，以为无非是一番空言和安慰罢了。她哭得更厉害了。

方俊直视着她，声音里透出隐约的激切：

“你以为我骗你吗？我怎么能骗你呢！你一定不知道，当初家父获罪而囚于天牢时，裘御史曾致信我母亲，说他的侄女裘贵妃十分渴慕我家的珍珠塔，倒不如把珍珠塔赠给贵妃，让她在皇上枕边吹吹风，或许可赦免了家父的死罪。……”

她含着粼粼的泪光，凝视着他。

“我母亲以为是个好办法，就托人把珍珠塔送到裘家，由裘御史转呈贵妃。谁知，塔到裘家时，家父已经屈斩了！于是，此塔一直留在裘府。如今，弟妹艺成回家，一家四口，常无隔宿之粮，因而母亲想到了这个传家宝，愚弟才不远千里到襄阳来的呀！”

“……可是，”碧环不无忧虑地说：“裘老爷经常把珍珠塔玩在掌中，看他爱不释手的！”她突然又放低了声音，“他的为人……唉！恐怕未必肯物归原主吧！”

“哪能呢！”

方俊端起酒盅，一饮而尽。碧环给他又斟满了。

“表姐，你也喝啊！”

她感到他的声音亲切动人，于是她方始大胆地对视着他。她发现他虽然衣衫褴褛，却掩盖不了他那种温文尔雅和潇洒活泼兼而有之的神韵。这种神韵，不仅仅是五官的匀称组合和



美丽肤色辉映的结晶，而且还闪烁着整个心灵才气的光耀。不管他如何潦倒卑贱，它就象一颗彩珠一样光芒喷薄而不可埋没。

碧环怔怔地痴视了片刻。与方俊结伴同行而回归河南老家的憧憬，散发着诗一般的诱惑！她心中的希望之火一经点燃，便越烧越旺了。她凄惋的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。

“表弟请！”

“表姐请！”

方俊又干了一杯。碧环只呷了一小口。她望了一眼窗外，见暮色渐浓，便起身放下窗帘，又把一支如臂粗的巨烛点亮了。

“表姐，”方俊见碧环回到桌旁，便道：“我们回河南之时，一路上还可以寻访表弟。……”

“唉！”碧环深沉地叹了一口气。“裘老爷也未必答应我离开裘府。我自己对回河南也不存奢望。但是，公子有朝一日倘还能见到我的波弟，你一定要他稍个信来。……”

碧环说时，摘下了项链，那项链上挂着一方小巧玲珑的鸡血石章。

“他小时候最喜欢书法、印章。”她又说，“这方石章，是我七岁生日时，他为我刻的。见到了它，也象见到我的人了。有这一天，……我便是死了，也瞑目的了！”

说着，她走到书桌边，磨墨蘸笔，在纸上写下了几行秀丽的行书：

俊公子代达波弟：

感时花溅泪，

恨别鸟惊心！

苦姐 玉虹书

然后，她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盖上印章。小小的方章，刻的是小篆，刀法虽不纯熟，却已显出了相当的功力。上面刻着：“彩虹常艳”四字。

方俊接过石章、诗句，贴身藏在怀中。他想找些话来安慰碧环，但突然感到一阵恍惚，似乎头脑中出现了许多空白区，并不断扩大，从而很难捕捉住一句想说的话。

碧环这时用眼光来触摸方俊的脸庞。他眯着眼睛，明显地带着酒醉的朦胧。是书生本不善饮，抑或家境贫寒不能常饮，他竟醉得如此迅速！她感到分外遗憾，因为她有许多话还没有跟他说完。于是，她快快的，到他宽大的睡床边，为他放开了锦被，然后把他扶到床沿上坐着。方俊已然倒在她怀里，发出了轻微的鼻鼾声。

碧环为他解带宽衣，芳心禁不住“砰砰”地狂跳起来。裘天相命她来侍寝，她此时却反而觉得不能对酣睡中的表弟有丝毫亵渎。她替他盖好锦被，放下罗帐后，便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。她把头靠着椅背，凝视着突突跳动的蜡烛火焰。蓦然，她也感到了一种飘浮感与晕眩感，似乎是醉意的袭击。由于裘天相喝酒时，经常命她作陪，因而她也有几分酒量，决不止于呷了几口就“飘”起来的。她从自己感觉的异样推及方俊的速醉，便有一种不祥的恐惧兜上心来。她决定

再细细去品辨一下酒味。然而，她发觉自己连站立起来的力量也没有了。她不得不在越来越浓重的恐惧中听凭那银漏的推移。

她听到有人拨动门闩的声音，一会儿，门被打开了，裘天相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一把铮亮的宝剑。他用剑撩起罗帐，看了一眼呼呼大睡的方俊，忽然暴发出一阵风暴般的狂笑。然后他走到碧环面前，阴冷的目光罩住了她。

“老爷！……”她惊恐地，竭尽全力呼叫了一声。

“你喝得太少了吧？”

“求你了，你别……别……”她觉得一股寒气在背脊间移动，四肢禁不住抖动起来。她俏丽的脸上泛起一层青紫。而在意识的深处，某种朦胧的直觉在告诉她一些最凶险的信息。

“老爷，……你不能……”

裘天相意外地发现碧环那种惊恐的神态也能撩拨人心，他便把剑丢在地板上，一步步向她逼来。他脸上露出了一点微笑，而正是这丝笑容，更令碧环心惊胆颤！

他忽然冲动地一捋胳膊把碧环抓起来，用力撕碎了她的衣衫，剥去了她的裙裤，然后仍把她放倒在椅上，象野兽一样地猛扑过去。就在那里尽情地发泄着兽欲。

事毕，他又肆意轻薄了一会。然后才把她抱起来，扔在方俊的床上。

碧环象一匹只会喘息的羔羊。裘天相这时拾起剑来，把剑尖点着她的细嫩的乳座，喃喃地道：

“你也怪不得我如此绝情！”

碧环瞪着极度惊恐的眼睛，她还没来得及大叫一声，锋利的剑刃已经插进了她的心房。



## 2

方俊从那药酒的麻醉中渐渐苏醒。他使劲翻了一个身，一只手搭在碧环裸露的胸脯上：柔软而冰凉。他下意识地缩回了手，心中不觉隐隐地腾起了一团疑云。他试着把眼睛睁开一条线，借着微熹的晨光，首先看见的是长而散乱的头发，象黑色瀑布的倾泻，遮去了他眼前的半张脸。那脸上，一双秀目半睁，眉心中带着痛苦的痉挛。他认出她是碧环。只是奇怪她怎么会和自己同床共枕的？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沿着她的颈项向下移动，不由蓦地一惊：他看到一片可怕的红。那红流就起源于她胸脯上的一个深邃的洞口，而那个洞口，就象一个张大的蛤蟆的嘴，狰狞地与他对视着。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是睡在粘稠的血的海洋之中。于是他大叫一声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但突然又感到一种难以自持的失重感，眼前一黑，猝然倒在地板上。

他以为这仅仅是一个凶恶的梦。这个梦使得他心力交瘁，仿佛汗水也已经流尽了。他不得不用舌尖去舔着干裂的嘴唇，呻吟着。为了证实这毕竟是一场梦，他挣扎着用手去摸

索身旁，却不意摸到了一柄剑。他使力睁大眼睛端视着手中这柄染血的剑，又猛然跳起身来。于是，那床上碧环扭曲着的尸体，再次映入他的眼来。他又大吃一惊，便声嘶力竭地叫将起来：

“杀人啦！杀了人啦！”

第一个闻声赶来的是家院裘旺。

“谁杀人了？”他猛地推开了门。

方俊把手中血淋淋的剑高高地举起：

“杀人啦！杀了人啦！”

他浑身是血，脸色苍黄，两眼直瞪着裘旺。裘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猛退两步，好一会没有回过神来。然而当他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一切的时候，便急忙转身，一溜烟向外跑，却与迎面而来的裘天相撞了个满怀。

“奴才，慌什么？”

“不不不好了，老爷杀杀人了！”

裘天相蓦地打了个寒颤，眼光倏然变得凶狠而疯狂起来：

“混账，你见本老爷杀人了么！”

“啊？是方方公子杀了人啦！”

裘天相的嘴唇边情不自禁地抖出了一丝不太容易察觉的笑意。然而他仍然夸张地表示了自己的惊疑：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他刚走了两步，忽又回过头来，喝着裘旺道：

“你还不快去把地方请来！”

说罢，裘天相脚步匆匆地继续朝方俊房间走去，而那些业已计划成熟了的思绪，又一片一片的再次在脑际过滤了一遍。

方俊房中已挤满了丫环老妈子，嘈杂的声浪互相碰撞着，融成了嗡嗡然的一片。裘天相轻轻咳了一声，就象严寒降临水面一样，纷乱立即被凝固冻结，刹时间变得灭寂般的宁静。方俊依然伫立在那里，沾满鲜血的手仍死死的捏着剑柄。眼泪仿佛在眼眶中冷却了。眼光失神而麻木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偶尔也能使人听清几个字音：

“玉虹……玉虹！……”

裘天相走到他的面前：

“方公子，有我在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一定要杀她？”

裘天相虽然力图使语调依旧充满着关怀，但听上去，仿佛不复是自己的声音，俨然是他全部阴险谋略本身发出的回声。方俊默默地瞪着眼，良久地注视着他，就象面对着一个刚从遥远的梦境里走过来的人，既熟悉又陌生。裘天相的声音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他耳膜的震动向他的心坎撞去，使他从麻木中突然震醒。

“是我杀了玉虹？！”

“你看你浑身血污，凶器还在你手里！”

裘天相察看了一遍尸体，又摇了摇头：

“这怎么能叫我相信，一个知书达礼的秀才，竟也干出这样伤风败俗的事来！”

方俊忽然意识到自己业已坠入了一个难以洗刷的泥潭。



一种非凡的屈辱和愤懑在心头急剧的展开漫延。“——恐怕他未必肯物归原主吧！”方俊感到碧环生前对于裘天相的微词的份量正在加重，而自己对于裘天相的信任也行将崩溃。他怀疑这或许正是裘天相设下的圈套！他想抗辩，却一时激愤得说不出话来。甚至连手中的血剑也忘记扔去。而正在此时，一个幽灵般的矮老头——地方何能闯了进来。在这样的氛围中自然可以免去一切虚应的寒暄与客套。何能在语塞的方俊面前静立端详了片刻，又走到床前，双眸突然放出光来。尽管眼前是一具女尸，因为是裸露的，他为自己仍得以饱餐美色而兴奋不已！

“裘爷！”何能捋着山羊胡须，“这是奸杀！”

“此事还得劳驾地方。”裘天相说。

“有什么话，只管吩咐。”

“烦先生持了我的名帖，县衙去奔走一趟！”

“理应效劳！理应效劳！”

于是，裘天相把闲人都赶了出去，只派裘旺在房门口守着。自己一直把何能送出了大门。

方俊想到晚上还好端端的表姐，还与她一起勾勒了返回家园的蓝图，一夜之间竟会死于非命，不觉肝肠寸断！他一边拿起被单来把碧环的尸身遮掩了，一边放声痛哭起来。

好久，他听到了一阵铃声，随后是正门大开的声音，以及杂沓的脚步声。

“家门不幸而有此血光之灾，劳动了公祖屈驾寒门！”传来了裘天相的话音。